



王国华,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,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◇ **古代经济** 王国华专栏

我国南方富庶,粮食产量大,需要运到产量少的北方。历代帝王都很重视这个事,不断疏浚和治理运河,使其运输粮食(漕运)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和完善。

到了明朝,漕运机制已相当成熟。首先在中央设置相应官职,初置京畿都漕运司,后置漕运府总兵官。景泰二年(1451)又设漕运总督,品级为从一品或正二品。与总兵官同理漕政。漕运总督辖十二总,运军十二万七千六百人,运船一万一千七百只。在地方上,以府佐、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(均为地方长官的副手)等掌管本地与漕运有关事宜。

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广、河南和山东六省,宣德时最高达六百七十四万石。古代十升为一斗,十斗为一石(斛)。按相对标准的计量,1升米重约1.25斤,1石米重量就是125斤,但“石”作为计量单位,标准是120斤(一石四钧,一钧30斤),而我国古代计量向来混乱,俗语“十里不同音”,计量单位根据时间、地点的不同,变数也很大,据说万历年间一石就合

站在城市的十一楼,听到几声黄鹂,简直是喜出望外。

小区的绿化还算可以,我低头用目光搜寻了近三分钟,终于在楼下的槐荫里发现了一点黄在跳动,用手机镜头放大来看,没错,正是黄鹂。我像是偶遇了小时候的玩伴,也像是多年未见的小在楼下喊我的乳名一样新奇。

在皖北,一般称黄鹂为“黄六子”,这个名字十分家常,像是隔壁家贼精的小子那样熟稔。立春以后,天气逐渐回暖,皖北的乡野里,逐渐有了黄鹂的消息。咕咕,咕咕,声音如锦缎一样,向你的耳孔里铺,带着淡淡的暖意,异常幽远,黄鹂一叫,感觉整个村落的树梢上都缠上了金黄的丝绸一样,讨喜得很。

柳色翠,黄鹂飞。黄鹂是候鸟,在皖北,冬日是见不到黄鹂的,唯有到了隔河看柳的时候,黄鹂才开始回来,柳浪深处,一抹黄又一抹黄闪现,咕咕的幽远叫声此起彼伏,冬衣早已经甩掉,换成了薄款外套,在柳树上仰望黄鹂的时候,这些小东西精得很,你一靠近,它们就嗖地一下,不见了踪影,视

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。一代又一代的石油人在塔克拉玛干艰难探索,到底是走出了一条路。

在大沙漠,我见到了当年搭建的机场钢板跑道。

这是供飞机在大沙漠起飞和降落行驶的临时跑道。跑道由一万多块预制钢板组成,长一千米、宽四十米,其上布满一个个镂空的圆形图案。若不是提前知道这是跑道,在浩渺的大沙漠里,这更像一件艺术品。沙子从镂空的圆心中露出来,像是嵌在沙漠上一朵朵圆形的花,又像是裙边布满的一圈圈规则的波点,静卧在时间深处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跑道并无锈迹,风沙拂去岁月的划痕,熠熠有光。想象着飞机的起升,运输的不易,能在寸草不生的无人区艰难生存,并开掘出石油,实在是人类的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伟力使然。

这条路或可算是人类通向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早航道。如今,沙漠公路直抵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,出行更加便捷,钢板跑道已经弃之不用了,但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◇ **大野寻幽** 李丹崖专栏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◇ **云上花开** 胡蛙蛙专栏

明朝漕运的三种方式

现在的188斤左右。古代人口少,亩产低,生产率低下,能凑够六百多万石粮,对当地百姓来说就是赤裸裸的搜刮了。这些漕粮主要给驻守北京和东北、西北边疆的军队作为军饷。此外,还有所谓的“白粮”,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,均系江南出产的白熟粳糯米,质量更好,由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,主要用于供宫廷、宗人府及京官禄粮。

关于漕粮运输,明代先后使用过三种方式。最早是支运法。即在淮安、徐州、临清、德州等地设仓囤。各地应缴纳的粮食就近运至四仓,再由运军分段接运至通州、北京。节节接运,故名支运。这里有两个细节,其一,漕运不仅是官方承担的事儿,农民也可参与运粮,如参与运粮则免纳当年税粮;如果纳当年税粮则可免除运粮。相当于二选一。按当时计算,民运的比重约占支运的四五成;其二,运军从各仓

黄鹂,单曲循环

线里徒留一抹黄。

两个黄鹂鸣翠柳。这是唐诗中的句子,唐诗就是这么拥有画面感,小时候读此句,总想着逮一只黄鹂,装在笼子里,日日听这厮唱,现在想来,真是痴心妄想,人总是这样有霸占意识。后来在老城区,还真见到有养黄鹂的,正是那种黑枕黄鹂,显然是人工孵化的,没有了野性,叫声也少了几重幽远,是扁平化的叫声。后来,懂鸟的人告诉我,野生的黄鹂日日在乡野振翅,肺活量在振翅中得到了舒展锻炼,叫声自然是好听,家养的为笼中物,自然就受了局限。

很多画家爱画黄鹂,“黄”则寓意着富贵,“鹂”则有大吉大利的彩头。画黄鹂,在婀娜的纸条里,振翅而飞,有夺目的色彩张力。画黄鹂,一般是雌雄一对,雄鸟的羽毛更华丽一些,应该是天生丽质为求偶;雌鸟的羽毛就暗淡

支出的粮,不一定是该仓当年的进仓粮。仓里的粮食并非即收即放,而是一年压一年,使仓中总有存粮,以便稳定存量,保障供给。宣德年间,支运法改为兑运法。《明史·食货志三》中说:“江南民运粮诸仓,往返几一年,误农业。令民运至淮安、瓜洲,兑与卫所,官军运载至北,给予路费耗米,则军民两便。是为兑运。”即,各地漕粮先运至淮安和瓜洲(今扬州邗江区),兑与运军转运。百姓不再全程参与运输,军运的费用则由农民承担。这样做的好处是,农民可以省出时间来从事耕种。起初兑运与支运并行,其后兑运渐居优势。到成化年间,漕运都御使滕昭又将其兑运改为长运(亦称改兑法、直达法),即由兑运的军官过江,径赴江南各州县粮食生产区交兑公粮,农民不再参与运粮,但要增纳所谓的过江费用。自此,除白粮仍由民运外,普遍实行官军长运制度。

这个从支运、兑运到长运的过程,直白点说,是老百姓逐步退出参与运输的过程,也是各项苛捐杂税逐步增加的过程。

了许多,一家有女百家求,好女子,可不就应该矜持一些吗?自然界之中,人如此,鸟亦如此。

对了,黄鹂还有个名字,叫“黄莺”,草长莺飞的“莺”,大自然中最会唱歌的,也就数它了。一直以来,我总有个想法,拜托一位花鸟画家,画一幅“草长莺飞图”,茂密疯长的草,草尖尖的上方,两只黄鹂上下翻飞,多么和谐,也一派生机盎然。这种想法久了,在夜里也会梦到,梦到两只黄鹂鸟飞到了我家收藏的宣纸上,融了进去,简直是成了仙。

二月里的某个周末,我驱车去了乡下老家,找一处最密的林子,关掉网络,打开手机里的录音模式,采集一串黄鹂的叫声进来,回到那个城市的家,我会在书房中常常播放黄鹂鸟的叫声,单曲循环,每每听到此鸟之声,总觉得山野在心、繁花入眼,熨帖得很。

话说黄鹂不单单春日有,盛夏亦有,只是燥热之下,它不爱叫了,只在清晨里,饮了几口晶莹的露珠,才舍得亮开嗓子,赏这个人间几句清脆的绝句。

空,仍然坚持工作。”只有经历过这些的人,才会理解石油人对大沙漠的感情,对这片土地的深情。

在沙漠运输车队,我看到一辆辆巨型的沙漠车如列队的士兵,整齐排列着,有的车轮上还带着宽大的履带,车身笨重。经过岁月和风霜剥蚀,有的车身已经斑驳,坚硬如铁的巨大车型却依然凛凛生威。石油人在死亡之海借助这些先进的装备,凭着顽强的意志,在广袤流动的大沙漠深处创造了人间奇迹,终于建成了一条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。

这条路,是人类挑战自然之力的探索之路,是生命之路,亦是希望之路。

如今,沙漠公路已经成了网红公路,公路两边的防护林如绿色堤岸,随着沙漠公路延伸,每年初夏,沙漠公路就到了最美的季节。红柳绿了,梭梭绿了,沙拐枣开花了,一簇簇球状的花起初是淡绿的,再后来成了水粉色,枝枝或横逸或向上,枝干细瘦清绝,远远地像是沙漠中的梅花朵朵,装点得沙漠公路柔情又妩媚。

沙漠公路

作为征战死亡之海的遗存,它的功绩将永久地载入历史。

征服塔克拉玛干沙漠,把地底的石油开采出来,再运送出去,修建一条直抵沙漠腹地的公路一度成了最要紧的事。为了早日修好路,队员们受尽了折磨。在炎热夏季的中午,沙漠像炒栗子的铁锅,沙子灌进长靴,脚便像烙铁般滚烫,脚底被烫起一个个大泡。工期紧任务重,有时一整天下来,脚指甲都被磨掉。夏天的晚上,用衣服包着头,睡在沙地上,任风吹沙打。中暑眩晕、感冒发烧、热毒疖肿、脱皮、反应性高血压以及牙床肿、咽喉痛、流鼻血等症状接踵而来。王涛在《征战死亡之海》里有这样的记述:“在沙漠里颠簸,开车时间长了,就是穿着短裤也会把大腿磨烂,有的干脆连短裤也不穿了。还有的司机屁股上长了疖子,疼得在驾驶台上坐不住,叠了一条床单垫着,半个屁股坐着,半个屁股悬